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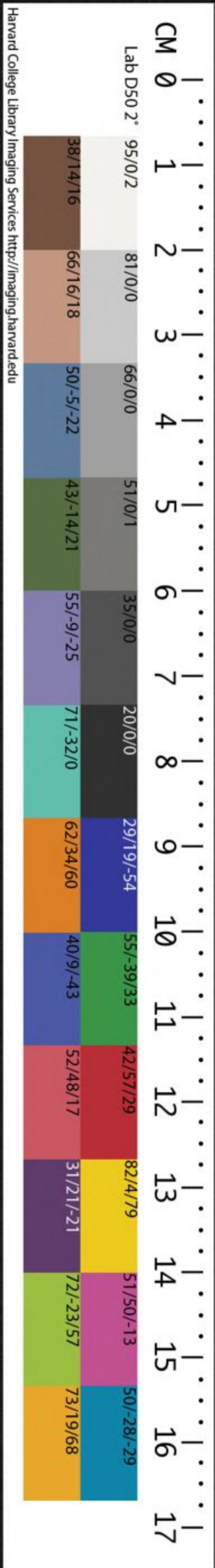
T 4664.5 / 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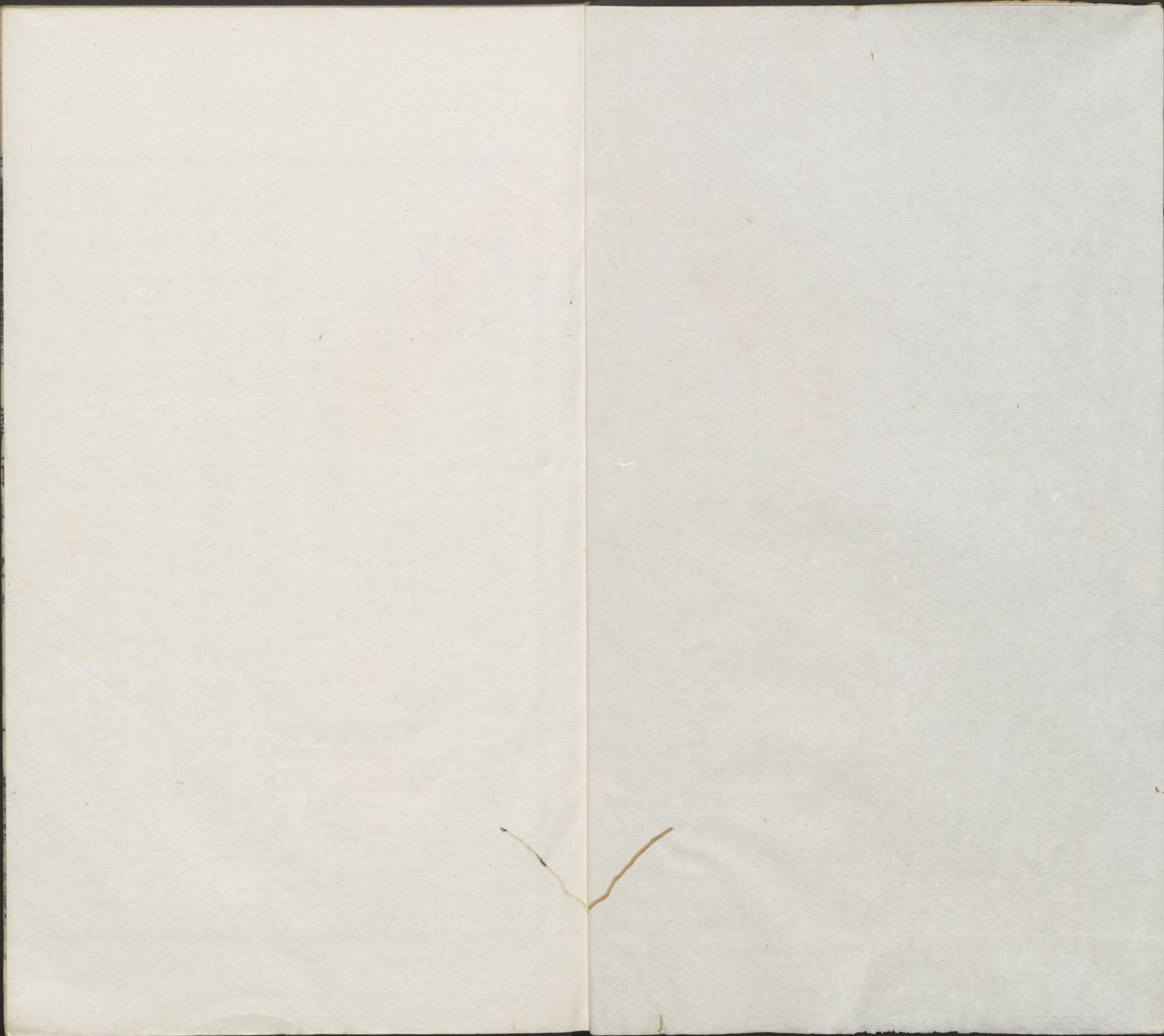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十九

財賦門

新法十一

乞罷青苗法

蘇軾等

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使
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
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
為是其它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
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未有一人以為便者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十九

財賦門

新法十一

乞罷青苗法

蘇轍等

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使施行

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

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

為是其它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

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未有一人以為便者



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弊事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曉聖意切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爲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彊兵者也藝祖

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契丹平定西戎翦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爲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切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旣欲散青

苗而臣等以為不可 陛下受其所言而臣
等封事遂留中不出不知 陛下何以斷其
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 陛下必欲決此
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
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
如眾議必以罷之為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
民心必以罷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
等狂妄元祐元年八月同王巖叟朱光庭王
觀上轍時為右司諫狀身三省陳四
害自是始詔罷俵散青苗錢後數日巖叟光
庭等入對延和殿上曰青苗錢已罷巖叟曰

此非又恐陛下聖德高明何以能行天下幸甚
上曰又恐國用不足柰何目下未覺五七年
後恐不是巖叟對曰恐非陛下所憂青苗
是困民之法今既罷之數年之後民將自足
民既足國家何憂不足又曰太皇太后一身
則得恐數年之後教他官家缺用不便巖叟
曰陛下但自今今日養民力政已成太平豐
盛之世矣却不須如此過憂又曰今不可比
祖宗時緣添起宗室百官不少國家所入却
只這箇是巖叟曰自古國家有歷出數百年
者何嘗逐旋增賦斂自然亦足上曰可知又
曰今困不敢用兵然怎生不防他對曰勸
陛下今日養民力政為欲以防夷狄若無事
時困却民力不知緩急之際却於何取之
曰夷狄多變詐何可保對曰陛下但有四
靜彼豈不願安靜巖叟又進曰陛下但有四
若四民各安其業便是國家富足之道今四
民已安業矣自古人主志在富足則必致困

民若在養民則國家將自富巖叟又曰孔子
言不患貧而患不安願
陛下省察臣等言
事陛下若他日於國家不便豈敢贊
陛下行之上曰這箇則可知巖叟又進曰
陛下若如此憂不足恐小人窺伺
獻功利之說以迎合切不可信必誤
上曰這箇則不到得光庭曰放債富國終不
是好事由知外事全賴輔弼得人及
中何事巖叟光庭等皆謝曰賴
正言事巖叟光庭等皆謝曰賴
臣等所以
得盡愚忠

論役合從民便令轉運司定奪

文彥博

臣切聞天下諸路差雇役法 朝廷雖已降

指揮而至今未定頗煩擾臣檢會始初司馬
光閱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出錢雇役其法不
便遂却復差役之法然司馬光所言甚詳而
節自頗繁恐州縣不一一通曉而又朝廷置
局詳定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等以謂差役
之法本州縣常事其來久矣皆素有定法及
其末流不容無弊故當隨時刊改臣曾累具
劄子奏乞先令州縣敕史令佐從民利使各
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轉運司看詳定奪奏

聞如得允當即降下施行蓋朝廷大號令必當自上而下州縣差役常理須自下而上則各從民便以天下之廣郡縣之衆不可以一切之法行之行之必互有妨礙而局官及諸臣僚紛然上言各任己見不同知利害及祇付所司別無與奪以至州縣希望朝廷風旨至今其法未定益滋狡吏侵擾若如前請且各付逐路郡縣定奪利害各從其便庶幾下民早得息肩

元祐元年十一月上
時爲平章軍國重事

乞因災異講求差雇二法 李常

臣聞漢策曰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學荒識淺智慮不明豈足以知天烏足以考古又况所謂善言者耶雖然誦詩書之文服師友之訓稽夫往昔驗諸當今以觀天下之際若有可以言者輒妄陳一二干鈇鉞之誅惟陛下裁擇臣伏見今歲已來日色無光雷不時震怒風屢發甘澤弗降上天示變殆非偶然質之前書甚可畏

也易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日者君象也照臨下土暉曜所燭無有不及不容有所掩翳而光烈弗舒者也震迅以時發揚隱伏者雷也刑威之象也不容於發生之辰寂然收聲使人無所懼憚也鼓動萬物幽微必達者風也號令之象也不容狂怒輒發蕩然無時以抑止甘雨者也雨之所及膏潤悅懌長養嘉穀惠澤之象也不容更越時序枯槁百生若無意於哀矜者也臣自不雨以來博行訪問

雨澤愆少唯王畿獨甚雖請禱備至而嘉應未臻沈陰欲雨輒復隨起霖霖微潤尋復收霽天其或者將以此警懼 陛下乎且古之聖王不以災譴爲患患政刑有所不至耳苟能恐懼省察修明政刑而災譴不弭者未之有也臣夙夜伏思 陛下臨御以來發政施仁莫不本之先王法乎至德唯恐一物或失其所聽言納善從之如流惟恐設施未當害及元元宜乎和氣感召風雨順理以佐百穀

以寬疲瘵矣又自闕雨至今陛下焦勞惻
怛憂形言色犇走弊祝致誠乎天地山川及
羣小祀親臨軒陛以寬宥獄命官四出以察
寃滯然而終未獲應者將政令之大者有所
未盡歟先儒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
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臣伏見今
日政令之最大而設施未安致人情不和者
役法是也役法之大溥及四海窮邊遠徹山
農野叟無不繫其利害休戚今自改更以來

日見未便戶部雖巧爲損益以求可行猶朽
木糞墻本根不善終不能必當四海之人形
聲靡和螻螻莫訴而陛下曾未之察也執
政大臣曾未之卹也觀望百執事鉗口奉行
曾未之告也然則陛下之明有所蔽而不
徧照乎四國矣威刑見玩而有所拂矣號令
差忒而設施失當矣德澤不及乎黔黎而欲
是雨之應期何可得耶臣請詳言力役之爲
平民患差與雇利病重輕之不同夫耕農之

人儻身常在野而不見官府入城市天下之情所同願也自租庸調法廢版籍不明差役寢弊國朝因仍前代雖加損益不免就版籍隨重輕等第差科然破家產廢農業非一日之積矣熙寧中講知差法之弊天下州鎮凡因色役害民之事例皆裁減如衙前主管厨庫承符散從手力充場庫子接送之類也就其不可減者悉使召而賦錢平民平民隨力出錢無事於公家遠得以身常在野不見

官府入城市孰便於是耶雖然方是時奉令之臣取民過多務於贏積遂有輸錢不逮之歎農民愈貧之憂而不聞其免徭役而事農業於家爲病也陛下即位之初采納羣言念歲歲輸錢爲非農人之事又不供力役以爲非古遂一切罷之復行差法方詔旨初下愚民未知被差之爲害臣於是時亦不能盡知如此四遠之人蓋嘗呼而相慶矣行之既久始覺其患有加於嚮日何也蓋差法之廢

十有餘年版籍愈更不明宜重役者輒輕宜
輕役者及重交相糾決獄訟紛然因緣爲姦
公行賕賄鄉寬戶多者僅有休息之期鄉狹
戶窄者頻年在役况今無限田之制上等極
力之人昔輸錢有歲百貫者今止差爲弓手
歲雇弓手一名以代身役不過用錢三四十
貫中下人戶舊出錢不過三貫至二貫而雇
承符散從手力之類不下三十貫以是校之
勞逸苦樂殊爲不均至相倍蓰矣然則今所

改法徒能使上等人戶優便安閑而第三第
四等困苦日甚詩云嗇矣富人哀此惇獨正
謂是也昔臣待罪戶部嘗獻議曰法無新陳
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己可久者確論也旣
而與司邦憲亦屢以此干冒聖聰有司收格
曾莫之省以臣料之人情豈甚相遠哉不過
謂業已施行憚於改易殊不知茫茫四國仰
訴無由蚩蚩微命相顧受敝聚爲不和之氣
上動天鑒豈國家之盛事耶臣前所奏尚欲

今富者輸錢貧者出力折衷二法而爲書今也博訪輿言詳究民瘼在上者既無寬剩之求則下戶皆願出錢矣而又四方風俗或不同利害或不一當差而願雇者有之誠能使四方隨俗以爲法不以一偏之好惡示四方官吏不得觀上所好惡而講法其歸主於寬民便俗上下均一無有偏重而已今示以一偏之意而爲法使四海沸騰細民窮因朝廷晏然不知慮卿士大夫畏忌不敢言况希合

之人爲監司與夫守令哉持之不以介諸懷使陛下致天怒於上人怨於下豈國家社稷計耶臣謬司典憲陛下許其察利害言得失復有所顧避而不言則臣上負朝廷下孤百姓罪不容誅矣伏望聖慈察天意之甚微特詔一二詳練民事臣寮使與賤臣就差顧二法取便百姓者修正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說吾民以爲善矣庶乎災變可消和氣可格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元祐四年三月上
時爲御史中丞

乞力主差役

劉安世

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病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承認立法之意唯以仁民愛物爲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之制民以爲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而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固不具備而更申以明詔諭旨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

文之間或疏略而未盡更俾建明爲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厚重謹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姦邪之人內懷顧望造播橫議必欲沮壞至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邪說欲罷差役依舊募雇當職官吏不能爲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遷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令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而取之

不竭故堯舜三代以來莫之能廢議者乃謂
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利便而可以久
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設官
鼓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爲罪至論死今弃其
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理又使
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日益兼并下戶
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朘月削寢以困窮
損九分之貧民益一分之上戶輕重倒置孰
甚於此臣切謂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

省而易給以終身累歲計之則所出不貲而
難供今聚斂之臣唯欲誅剝生民而不爲天
下久長之慮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戶輪差
不及三番處恐差役太重臣亦有以折之且
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
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口一
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
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萬
九十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九千之額謂

之輪差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
連值凶歲人戶流離審次不足之處則在有
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
伏觀國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
更六聖隨時損益既皆中理考觀已試之
效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尚容移奪臣
切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法之已
善守之不可不固今差法已善陛下正當
善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體國堅聖邪說

而乃縱使姦慝倡爲異論撓動人情惑亂天
下故議者謂今日紛紛之患不在於無知之
庶民而特在於挾邪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
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特不斷之意者開羣
枉之門願陛下特奮乾剛力主差役深詔
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庶
幾祖宗之成法不爲姦人之所奪天下幸
甚

貼黃契勘自行差法後來臣僚執一偏

之見妄有申請衝改事目不少其間甚
有踈略抵牾反爲民害者欲望 聖慈
特降指揮下戶部畫一條折聞奏執政
聚議除利害的確須合更張及一州一
路自有所置不可通用外其應緣邪說
遷就變動去處並乞却令依舊施行所
貴法度純一天下不惑元祐五年五月
上時爲左諫議

大夫

論愛民當如父母愛子 范純仁

臣今月初五日上殿奏事蒙 聖慈面賜詢
問臣有奏對未盡事理今合再具敷陳蒙
聖問先朝青苗等法臣對以先朝愛民之意
本如父母愛子而立法付之乳媪若乳媪苟
欲應法而無愛心則赤子必生他患更爲王
安石立法非是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切尤
爲民害尋聞德音謂當時不須立賞臣以奏
陳他事未暇詳對今合子細敷陳大凡朝廷
立愛民之法不若示愛民之意法行則拘迹

講百十九卷 十四
苟且應命意通則隨事便宜宣布實惠今
陛下愛民正如父母念遠處嬰兒若不教乳
媪愛子之心而特爲立乳哺燥濕藥餌之節
而使行則乳媪將不問兒之大小肥瘦虛實
之異及臨時飢渴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
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徒益生其疾苦至有
不能言而天橫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心哉
不若選擇乳媪而委之使各盡其愛兒之心
飢渴燥濕隨事得宜而字養之則嬰兒皆自

便適其康壯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爲立徭
役補助之法付之監司守令而行之將不問
俗之同異民之好惡利病及施行先後一切
守法彊民而行則民將失耕田鑿井之樂增
加疾苦無告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
意哉蓋拘以文法之害也况天下親民之官
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復能以朝廷
立法之意推而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焉能合
於民而不顧身之得失違上之喜怒肯盡已

心而行者百無一矣如何使朝廷德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哉臣願朝廷如臣乳媪之喻選舉監司守令教之以愛民之意則將有實惠及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其青苗等法若當時雖不立賞不免擾民元祐初朝廷聞而更之至今人以為便元祐八年十一月純仁去卿其為朕留之亦遣中使趣純仁歸府又遣中使趣純仁入見純仁既入見上此奏先是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要純仁同書名奏疑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頌邪不可除因不敢與聞遂故爭

避位大防不寤意超遷畏為禮部侍郎長尋上疏乞講求神宗法制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自是悉召用熙豐舊人實畏發之焉

論御試策題

蘇轍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切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

悅者也臣切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

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脩鹽鐵摧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議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

鑒其失代之以寬豈第之政後世稱焉及我
本朝 眞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
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 章獻明肅太
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
仁宗聽政亦絕世不言至今躡之 英宗皇
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起濮廟羣議洵
洵者數年及 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
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
仁宗 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

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
子孫旣獲李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
此眞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
區區願 陛下反覆臣言切勿輕事改易若
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
私忿而以 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
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

紹聖元年三月
上爲時門

下侍
郎

論御試策題

蘇轍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然臣切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

驚怪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讎之相反唯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

不可彊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 陛下以此
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
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
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 陛下明詔臣
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
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忽忽則天下之
幸也

貼黃臣切見章惇昔任樞密院與司馬
光爭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

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
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 先帝
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
新害隨而復生今者正是更張修舉之
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
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
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役法
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爲緩 陛下
謂章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

猶若此則元祐更改誠不為過矣紹聖

三月十四日上帝躬集英殿試進士策曰

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

學以惠遺天下者甚廣朕思述先志拳

所以業業風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于廣

殿策之以當世之務冀獲至言以有為

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設矣復詞賦之效見

於時朕之臨御幾十載矣復詞賦不加富

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

可顧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

之論異而未已求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

夷之未通盜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

存至寇盜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

大則革唯當之為貴聖人亦何心焉子

大夫其悉意陳之無隱中書侍郎李清

之詞也二十六日賜進士畢漸以下及
第出身時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
楊畏覆考專取主熙寧元豐者故漸
為之首輒上此奏詔以散官知汝州

論大臣唱紹述之說 常安民

臣切惟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

名以報復私恩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

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吕公著詩求進其

言諛佞無恥士夫大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

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

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

及近爲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斲棺
鞭尸 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公論乎朝廷
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
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講復官
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於權
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
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 陛下紹述
先帝者皆欲託 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
以惑 陛下若聞 先帝則易爲感動故欲

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 陛下之意
不可不察 宣仁聖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
陛下駕幸秦楚國夫人第澆奠及輟朝并命
勅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高遵惠爲
侍郎士論皆以爲當聞吳厚向得罪出於
宣仁之意近聞待制舍人再繳而大臣尚欲
再下願 陛下王張此事以順人心今權臣恣
橫朋黨滿朝未嘗一言及之唯知論元祐舊
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 陛下獎拔不敢負

恩權枯拉朽之事臣實恥爲之舉朝嫉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

紹聖二年九月上時爲監
察御史尋罷言職送吏部

與監
當

論紹述

陳瓘

臣切惟天下萬事而人主所當問者一事而已用人是也堯舜之法試而後用是以九年然後見伯鯨之罪歷試然後知大舜之聖不試而用其失多矣 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

浩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材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史中丞安厚卿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說以謂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是所繫不可輕改臣請以 祖宗故事明其不然昔唐介之忤 仁廟也內指貴妃外詆宰相竄于嶺表昭示天下是則鄒浩盡忠之言何異於唐介 先帝一時之怒何異於 仁祖 仁祖有日新之意久而變通是以還介於一

年之內 先帝有日新之意未及改命而弃
天下於數月之間愛君之人念此傷痛光續
前緒正在今日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
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爲國是乎國家一
繼一述皆本於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以太平之乂自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
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孰大於此若夫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則是孟莊子之所謂孝耳
戰戰兢兢何足爲天子道哉 陛下居武王

繼述之位而執法之臣揚孟莊子不改之說
曲徇其請則臣下享因循之利從公議則聖
主被愆忘之譏非上誤朝一以私意風憲之
職當如是乎然則鄒浩旣來安厚卿可去矣
雖聖度寬容姑爾含貸而明示好惡亦不可
緩黜幽之典宜自安始伏望即降指揮以警
列位天下幸甚

元符三年二月
時爲右正言

論國是

陳瓘

臣切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

姓之心爲心故 朝廷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夏桀商紂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爲是不合其取捨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私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用哉所有國

是故事一件謹錄奏聞

元符三年八月
上時爲右司諫

乞以四次改更前事爲鑒 又

臣切見自熙寧以來至今三十餘年天下之事已經四次更改熙寧改治平元豐改熙寧元祐改 神宗紹聖改 宣仁凡所行之事各有先後次第若逐一開敷張陳方見本末今據臣所見畫一具析如後

一熙寧之初 宋興已得一百八年太平日久天下之事理合變革 神考所以

大有爲也是時專任王敏凡安石所惡之人盡加踈外斥逐如司馬光范純仁等人數甚多

一元豐之時王安石既去神考獨攬威柄凡安石所惡之人漸却收用至元豐末年神考因事覺悟大改熙寧之意蘇頌王存之徒皆爲侍從孫覺李常之徒漸次進擢蘇軾自貶所放歸司馬光加資政殿學士如此之類甚多但檢當

時日曆可以盡見

一宣仁垂簾之初先帝冲幼用司馬光母改子之說不待三年大改先政此既往欲速之失也臣謂改之是也欲速非也

一紹聖之初大改元祐此乃必致之理天下皆知其然然以用事之臣自任私意既不師古又絕人言所以有誤朝政右四次改更所行之事略已具析如前臣愚

所望乎今日者唯願陛下以前事為鑒而已
神考變通之意念念日新熙寧之初廢
流俗而用安石熙寧之末用人惟已當時日
曆所記差除之日可以考也紹聖大臣專以
私意主張王氏違神考日新之緒述安石
熙寧之迹凡先朝之政所以膏潤天下者皆
以為王氏之澤也所謂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悖德民無則焉負神考而欺先帝此政
事之所以乖錯而天下之所以不助也書曰若

稽古帝堯又曰若稽古帝舜又曰若稽古大
禹又曰若稽古臯陶自古聖君賢臣皆以稽
古為先既往之事有可法者有可鑑者可以
自得矣人主之學其要此紹聖大臣假託
經義用士大夫進取之學支離虛誕欺惑
先帝其罪與晉之王衍無異范甯曰王衍之
罪大如桀紂事可考而知也元符三年九月上

論紹述

呂好問

臣聞之古人有言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

不濟又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夫所謂好惡者求合夫聖人之道不使邪說詖行害夫至當之理此用人之難未若聽言之難也陛下即位以來躬行節儉視朝至於日旰求言甚切不問高下屈已聽納此堯舜三王之用心也然而群臣趨向非一識有淺深或有包藏私意務行其說或有遂其前非一逞怨忿此不可不察也 本朝開基垂統一百六十餘年 聖聖相承天下寧治可因否革未

嘗拘執自章惇蔡卞首建紹述之說後蔡京得志專用此術以濟其姦建隆以來凡所施爲皆弃而不講獨指熙寧元豐號爲紹述及其所行有顯然違於熙寧元豐之法者則又曰此神宗皇帝之志也若以志言之何所考據何往而不可爲哉此蓋妄假國論實爲身謀已成之效灼然可知至於擠排善類箝塞忠言以正爲邪以是爲非行之數十年間遂使朝廷無可用之才有司無可以之法公私

空竭戎狄侵侮當是時也在廷之臣無有爲
朝廷施一嘉謀出一奇策者陵遲之弊一至
於此其爲蠹害見於今日伏自 陛下受天
明命表正萬邦首去邪慝招延善人天下之
士解蒙釋蔽如醉醒寐覺四方稱快若出一
口 陛下前日手詔有云必求實是此乃爲
政之大體也然邪正難辨是非難分正者固
自以已爲正矣而邪者亦自以已爲是也既
自以爲正既自以爲是真偽相雜實未易分

此乃用人之難未若聽言之難也 陛下天
資聖明理無不燭然衆言殺亂亦安得而遽
辨之哉然臣有一說請試言之夫所謂實是
者行之而朝廷尊安四民樂業乃爲實是行
之而朝廷困弱四民失業則非是 陛下若
驗之於已行之事已用之說則成敗可見不
必遠求也臣前日面陳未盡委曲今輒敢再
申其說浼瀆 聖聽伏望 陛下燕閒之餘
一賜省覽臣不勝拳拳之至

貼黃蔡京專以紹述劫持上下然拆尚
書省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修殿中
省官制等公然違背 神宗皇帝聖恩

其他不可一二數也伏乞鑒察

靖康元年上時

為御史中丞

乞罷青苗

呂好問

臣切見 陛下嗣位之初民心仰戴中外胥
悅雖胡虜深入人無異意何者天下之人知
有休息之日凡所舉動皆順其意所下詔令

皆以從 祖宗之法為言也今既日久矣

陛下圖治之意雖未少改於前而德澤不能
下究民心歡悅漸不如初何也蓋由軍旅未
戢 祖宗之法未行議論之臣借以為詞而

奉法之吏倚以為姦也 祖宗之法今雖未

得盡行其間有可行之以順民心者何為而

不為哉臣請舉其大者青苗斂散之法於民

為害最甚於官都無利益方今州縣常平錢

等率無見在每年俵散之時多以虛券科率

逐都保正長等其實請錢者多是州縣官戶
公人違法冒名無所不至及送納時只送息
錢逐年登帶縣道吏人又因斂散之際恣行
乞覓此實無窮之患也民間病此數十年矣
今春 陛下既降詔旨從 祖宗之法用事
之臣如此等事自當即罷今乃遷延却避例
不敢言其意不過恐異日天下平定復行紹
述之說則已受黜責爾遂使朝廷冒虛數斂
實怨可為痛心疾首臣願 陛下出自聖意

將青苗斂法先次改罷明告天下以固民心
其他非 祖宗之法逐旋改正行下以息異
議無疆之業不勝幸甚

貼黃臣切詳當今法度固須參詳處置
然後施行唯青苗斂散之法有害無利
灼然可見不須更行討論伏望 聖慈

特賜主張施行

靖康元年上先是紹聖二年七月蔡京乞下有

司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
適今之宜立為定制九月遂詔諸路

應緣常平斂散等事除今來申請外並
依元豐七年已行條制至是好問始論

校完

之及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十九終

合奏議百十九卷九

未完

之九

會通館校正樂譜圖彙議卷第百十九終

